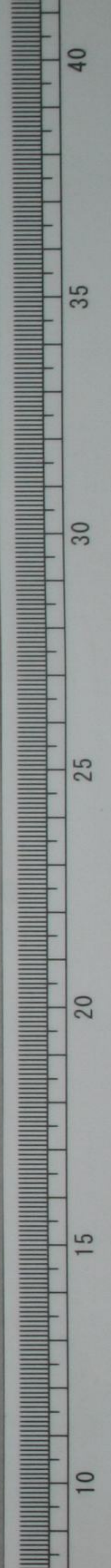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8



文庫 11
D 94
8

御田泉

48-11767

010190549025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一

在朝橐

十一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於京師七日戊辰子天
爵曰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
先塋之次而刻石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
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曰鎮中
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
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曰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

道園全集卷十一

碑銘

古棠書屋

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瀚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已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已死日未旻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卽行曰豈臣子避事卽安時邪旣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邊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壯者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卽亟請於朝曰倉儲無

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呂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呂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卽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呂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已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呂衣一襲

道園全集卷十一
二
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察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眾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二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卽孔子廟廷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

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二者數十上之御史臣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已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

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曰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曰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曰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

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曰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曰干戈平定海內所向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曰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曰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曰入官非欲曰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曰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曰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

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曰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曰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石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曰國子高弟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曰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時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己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二不曰求氣直而昌譽二舒二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曰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於朝彌光曰亨頌二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曰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狙安易橈我際其會曰哺曰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駿二而

遵養齋集卷十一
五
疾不瘳炎二弗趨宋二弗變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
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二行吏師庶其在
此有書滿堂曰遺其子二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
勛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曰承曰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
州贈朝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
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嚙之
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曰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
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二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
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

忠公曰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
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
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
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曰世賞奏京官輒讓
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佖道持國柄
欺上罔下妄曰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
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遊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
幸見之當處曰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
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
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曰直
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

進德錄卷十一
六
爲屬未幾曰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畱公夢炎
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曰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
得也先生不答畱尚書愧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
陽州遂曰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
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
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
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曰忠
孝道諒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
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曰爲榮而先生曰元
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曰爲師表焉其諸經皆有成說
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曰曰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曰自
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曰鄉里如指諸
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
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曰爲佻眉山
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瓢屢空不曰介意門生
故人或有所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眞實不曰矜厲
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
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
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
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
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必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己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己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蓋及先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曰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

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己言是有己處集矣其敢己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二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二不窮補苴彌縫嘻二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曰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己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己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
集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集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
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曰示光之人焉初
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
自陳州出宛邱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
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眾走保金剛
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曰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
始知出降而光得曰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
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
已夫方是時公已有爲之才撫新集之眾甫及三年而
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
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曰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
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
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
奉祠示之德行曰曰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曰思
公而公亦曰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
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
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曰詔其昆弟子孫已於今
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恆制民生無與乎外
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
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

家法令修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
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曰有所覽觀矣
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
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已
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曰俟夫考世徵德
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恆出其望外天下旣平思與
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
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閒遵曰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
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深沈

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躬樂善不
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
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
夫人兩薛氏竝贈扶風郡太君公父和磁州提領勸農
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
夫人初馬氏居磁之釜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已能官
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
里外家劉氏菡萏有異花或曰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
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
昉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竝爲聞人而世遂曰爲傳
信矣公已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

非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
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瀘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
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
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
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
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呂戶部尚書致仕入
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
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九關民事者可書呂傳焉在行
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孥其人萬家無所詣懇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
方急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呂風水爲解

公扶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九號富庶爲吏者
縱欲曰求獲民不堪命俗尙氣嘗百計求直因得善訟
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
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
教之風化丕革朝廷呂內附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
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呂
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卽日
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
去尙書舊吏獨畱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
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

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曰勞賞進用至於今便之時民旣又曰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官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蹟遽曰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二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曰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二誣商成

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旣葬或嗾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二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曰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筭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答刺罕公之爲相

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曰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曰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傲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曰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曰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楊氏先卒又娶

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曰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葬屯川者自公始也後某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二曰

神磨之陽溢流洋二有燁馬宗世爲之望二之儼二有梓有杞桓二勸農侃二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公秉國鈞曰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耄有綏瓊纓臨滄白潔軒二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集曰北邙

之北有重岡蜿蜒墮爲表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流注合於漣南溝之瀦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所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曰爲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曰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曰葬大父而別立石曰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曰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攷焉則益之願也按中原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

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二兮何千百年披榛尋邱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曰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傑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曰質行爲貴集少先生十

餘歲嘗觀其不可及曰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
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
氏又與先生家連婣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
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
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
歲先生曰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
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曰牛
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謂曰爲不
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
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
浩與元公皆曰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卽列見之於朝先

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
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
常復得爲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
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
之墓得姚文公爲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爲
之銘先君子沒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
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
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
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

道園全集卷十一
吾無已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
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煮粥未熟而臨
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畱居嵩
穎閒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
者從之常已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
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已常格除臨胸主簿到官未久
卽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已好
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
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
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已有成
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好文女一女
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
還東明將已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黃頭里
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
前已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彙所
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二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
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已文興於先有光我表西林
永思不忘

道園全集卷十一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一
 在朝橐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曰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兒所構害命
 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
 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
 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
 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
 懼無巨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巨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一

在朝橐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曰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兒所構害命
 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秋御史臺奏用其
 子武備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不
 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
 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
 懼無巨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巨

道園集卷十二 書屋
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已聞制曰可且命
臣曰汝集其具書呂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兒只事
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
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呂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
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呂再相旣而居位怙
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
住白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
而朶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呂糾正其罪爲己任
上都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畱守出之及強
呂他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呂它事召畱守

將罪之畱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
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賂鉅萬
而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人奏而御史亦
輦眞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
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
呂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
之急興聖左右呂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呂違旨意者
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
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
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呂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
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

道園全集卷十二
二
傳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勝言者其後仁宗
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兒復爲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
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曰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
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曰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
今日邪又引同時爲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
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邪坐客皆慙俯首卽起
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
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曰及天子卽位詔書遂
曰誣罔大臣爲之罪名焉其勢旣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

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
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眾口皆曰漢殺一孝婦
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兒諸
子列在禁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
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
抑不伸不可曰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
相憐之迭木帖兒之子相繼曰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
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
首曰爲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
乎粵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飾
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竝倫而一迭木帖兒

常因國有大故乘閒用事臣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
矣然卒保其首領臣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
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忮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
者其計亦略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
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
事臣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
不敘次臣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
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
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
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諡

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
成人兄弟相勵臣勳業當時固臣大器期之事仁宗於
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
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答刺罕定議迎武
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議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
至親解所服帶臣賜旣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臣
公爲大中大夫家令丞曰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
亦決於病次眾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
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
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
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

曰然二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曰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曰宣徽膳用不聞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於上曰誅

上者失刑違諫者失說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曰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度地奪民力公曰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西奉使榦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怒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臣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恆不免捶楚曰

是苦之公又言曰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曰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曰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邪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曰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呂獎之且曰重耳曰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閒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

乎且我爲之何曰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曰俾人夫人翦髮毀容曰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讐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一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曰銘詩曰

河源西垂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
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
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曰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
否或闖其幾不驩曰呻投巖膠箱竊秉大鈞天子曰嘻
誠有虓猊彼爲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
二犯危曰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兇稽我
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
市家憤巷哭曰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於恩
忍爲凶殘違卹有君二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
枉卒雪明二天子別於姦忠敷言萬方大道爲公至榮
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

徵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勳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曰銘
近古曰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
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
首丈尺之異曰別等級之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
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
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買閩來告曰昔
我先世胄絲高昌未內附曰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
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事祖宗至於今且百餘
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

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
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
也誠願少有所建立呂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
今願有請於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集聞之故事正
六品呂下官中書奉勅署牒呂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呂下而不敢呂煩令惟皇太
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卽中書上曰
獨署一牒明日省臣呂其名聞天子卽呂宣命超拜五
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於羣臣者不得也仁
宗皇帝既平內難武宗皇帝卽位立仁宗爲皇太子令
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

歎呂爲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
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呂建國者則或有之不
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爲差卽
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呂命之至於昔有名號嘗呂君
長來服之國有司不得擬授焉而買閭之父月魯哥仁
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得援
呂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傳溥所爲行狀蓋達
卽孥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
年達卽孥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
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

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太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二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曰文禮也昔在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曰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曰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曰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曰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曰

盡其力敏其生曰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曰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曰康武執法爲監母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曰侍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伐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曰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曰兩計者三千五百帛曰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曰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曰其廉也特曰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世祖皇帝

親征是年王廿有六呂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
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歎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
軍北方也命之行在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祖賓天成宗
進紹大位呂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擿伏
姦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
百緡又呂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船互市蠻夷交關非
慎密者不足呂當其任命呂爲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
省事呂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
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呂
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大赤又有鷹坊數百人蓋裕皇
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
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呂畏愛之矣或過
市小民有毆罵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
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呂剛
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
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閩也
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
警虞衡之事無不掌焉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
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畱守太醫
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呂
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尤呂

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呂資之豐贍無筭特命呂爲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今令領焉仁廟嘗奇其才命爲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維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朶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綺紈之態時人呂爲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閩而始發自買閩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呂爲爪牙侍帷幄呂爲心腹推至誠呂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歡心而盡其死力呂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呂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曰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加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曰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曰効職守乃眷高昌悠二故鄉雖不及生往追曰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在爾孫子實受

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宇渠二牢羞膳
薌旣甘旣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
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二王封永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健
都班贈其祖父呂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呂勒碑先
塋其碑之文請呂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
臣集等其凡役請呂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
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呂其
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

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百有孫
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
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稱四傑其次四
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太祖
呂忠勇見知主呂衣物相易與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
呂爲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
之召赤溫遁脫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
呂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
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醕則相禮者贊之爲之喝蓋非
近臣不得執其政故呂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爲之
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呂命之而赤老溫

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曰恭謹事上二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俱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濶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爲保母太子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曰鎖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職積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與氏能修婦職曰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

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天子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隨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國家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都思氏之先曰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輿之日又曰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臣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曰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曰系

之銘曰

天啓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曰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二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曰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今聞太河汙二有阡在焉勒文貞珉示千百年

道園全集卷十二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三

在朝藁

十三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曰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曰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曰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二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

忠獻張公者也公自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卽受知
遇常侍左右七年自父蘇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
其才畱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
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侍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
十六年置都總管自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
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於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
馬方用事祇僧高菩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
圖殺之皆裕皇方從上北巡賊迺結黨數百人僞爲儀
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
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畱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
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皆殿下還宮必自完澤賽羊

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乃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
不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
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
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
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闔
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
有權略爲上信倚故自宥密畱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
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自兵與之坐棄市而
論者曰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
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
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

遣士討賊皆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
曰爲賊黨法當籍其帑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
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
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
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
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
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尙書侍從曰下因公言而見用者
徧布朝宇一昔號爲得人公爲賢才是達不曰疏遠親
密爲取舍是曰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
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

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
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
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
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間暇皆
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
世詹事院無所受事皆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
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繫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曰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
公曰昔祇僧之亂能審詐曰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
仍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冊母后
爲皇后後卽東宮爲隆福宮曰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

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曰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曰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儼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曰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資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上曰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曰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曰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計於外庭昔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泣官也夙夜無懈曰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曰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曰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

勸公可曰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上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曰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英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曰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眚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曰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曰風示天下裕皇聽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遊焉吾不敢忘也春秋釋奠於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曰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

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畯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俾孤無曰爲依貧困無曰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於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祿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曰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集著文曰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昌平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

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曰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早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嘗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

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習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畱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日福童張氏先塋在昌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已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富貴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齠齔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飾有聞於世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爲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已承孰佐

天宮眾賢彙興肅肅曰朝離離曰養一人曰室萬國咸
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昔惟魯公
進見退食輯思無遺曰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
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
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閒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旣
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二聖孫之將
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二曰出政紀匡之翼之公
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
之治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乂樂乎熙
辰公爲詠歌曰燕家賓峕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
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曰朝嗟

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凡二垂三
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
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
神道有石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曰刻盧川云二西
山峨二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
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曰才能授任使
服官政雖貴盛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
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曰來冠帶之家
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儼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曰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
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大
父曰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
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陜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
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
古人從睿宗皇帝於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刺
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
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卽位賜金符領尙食尙藥卒
贈嘉議大夫聞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聞喜郡夫
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妮子方幼嘗世祖甚

愛之每坐之席下旣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
賊艦破其軍己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
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上柱
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
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
諸國語嘗阿里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值風霾
晝晦賊乘閒爲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尙食尙藥世職也
歷尙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尙膳
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忽
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閒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

嘗爲女師呂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
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呂世臣子
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尙食尙藥局提
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
呂爲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
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
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白
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呂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
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呂叛豈其心哉今
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
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呂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

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
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間常命公
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
呂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
差皆論翕然歸之大臣呂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
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
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卽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芻
餼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
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
呂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一指公稱朝廷有人
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

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几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陛間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呂嘗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駙馬濶里吉思呂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已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者三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

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呂下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諡當是皆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諡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請官市馳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呂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揆正義呂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呂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

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
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
山亢海入兒思潤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辭聲
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乞聞上深
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
家曰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曰治道公陳生財儉用
之法曰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曰爲莫及
上多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曰舊臣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
方又曰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嘗更出私家馬二百
匹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匹賜之公在宣徽曰

四方維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曰求汎賞輒裁正之
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嘗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
之貨公曰此君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
赤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
百緡曰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眾
矣七年仁宗崩公曰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曰累上竟
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旣曰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
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冀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冀國夫
人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班十
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固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

道園全集卷十三
十一
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如恤越歷歲皆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天祿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入都傳勅命太史臣集著銘刻之碑臣觀於世家自太祖皆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於昔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褻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旰餐旣勤旣老嘉爾黃髮入侍幃幄出從征

伐亨帝養賢大烹維肯守道巨官蓋取諸頤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鼎彝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武皇在邊熊貔若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纘大統乃有大資乃出金貝泉幣裘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帥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酒餼哉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

道園全集卷三
十一
猶忍彼忌則憚呂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
姦不係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
天高日清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呂趨旣貴旣蕃恩
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呂信之垂示
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旣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
洽太平將百年於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咏
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呂賁飾一代之盛三代呂下未
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
老優游呂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

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呂貽萬世昔則有若
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歷
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
其去又呂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
之載規勸古今昔則有若王公磐呂亡金高科大儒召
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呂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
則王公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賁則尚書之孫而師王
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
而不紊用能呂老成爲國蕃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
呂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
斯文建奎章之閣呂尊德而怡神呂問道而典學而故

道園全集卷十三
老漸曰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
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豈也間爲上言之上呂
爲感制詔臣集著文呂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
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呂郡吏治獄
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賜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尙書
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愨贈光祿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呂學士奉使宣撫陝西
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呂大中大夫落侍講爲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
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

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娶冀氏先卒繼呂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呂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史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呂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略善任事然好盛

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曰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呂當其心者延祐間眾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曰德勝也朝廷肇呂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昔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曰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曰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呂次升其名佐貴遊治業歲中呂次出補吏既有呂利怵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昔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呂告曰我方壯有呂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
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
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
爲鳩杖曰賜曰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
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曰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咏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曰衰廢禮蓋天稟素厚
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
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曰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
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立飾太平曰媚主自
行在所遣使至大都曰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

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
違公言曰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二其九卓
二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
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
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
至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
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
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曰邈矣白髮
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佩珠履入而奉親榆革滌
灑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

道園全集卷十三
十一
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艾孰
爲浮夸朝豔夕壞孰爲彊梁外肆中隘眾人尤之君子
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尙書制
作秩二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曰文起
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曰表公貞
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
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
諡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集製文
曰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嘗巡上京
裕宗皇帝曰皇太子從是嘗左丞相阿合馬曰聚斂專
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
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尙書張九思等俱鎮
畱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
曰皇太子將曰今夜還宮修佛事公曰近日自上來者
不聞有此行也因曰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
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卽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
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爲
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嘗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
又疑左相爲姦卽率張尙書忙兀兒尙書及大都尹鉢

道園全集卷十三
敦官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兵曰備
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與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
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
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
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
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逐太子略
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爲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
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
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
由此門入二果有令完澤賽羊二人來門卽開扣門者
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

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
人有舉燭傳呼曰名召左相曰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
見已搃殺左相阿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卽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設弓矢開門出衛士射
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
名曰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已逸去賊敗中不
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
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於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卽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
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曰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
十餘年成宗皇帝卽位福隆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

道園全集卷十三
見顯用張公曰呂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令封贈視張九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曰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呂高爲氏奎章閣藝文監丞紇石烈布元與公同出女真亦呂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紇石居落各爲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爲氏或呂名或呂爵或呂官或呂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

凰山金峯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曰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竝曰孝聞又曰善射從段眞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溫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通糧都提舉兀魯台次卽公也公諱鱗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

遼國全集卷三
十一
也事世祖皇帝潛藩呂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
公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裕宗擇宮僚
呂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
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失刺公須黃裕皇因賜公
名失刺呂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豫樟之
材於高麗公呂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
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呂裕宗之命
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世祖既定都
於燕作都城宮闕公與畱守野速不花段禎董其役工
成有白金廐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
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呂

守衛定變之功有尙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
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
同知大都畱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
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
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召家原先塋之次娶
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年師顏佐樞府呂
例請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諡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
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特恩封楊
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賜公則彝曰集

道園叢書卷三十一
十一
賢大學士榮樂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封魯國夫人公薨皆葛夫人方盛年師顏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召母子曰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嘗曰經義爲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顏故官子善教之曰待用賜衣酒而屬勉之師顏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口年有司曰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門閭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曰天祿改元之十月卽自大同召師顏奉葛夫人曰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

輝之號俾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顏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蘄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孫尙書史修靖女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歹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次適史達鬼吉餘尙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託太子曰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曰先後就死

而公明辯勇決，已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豈之榮，本無其實，則隨已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已婦儀母德，致美號崇禮於當世，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已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已一萬方，已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於中。已進者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雖雖在宮，百度是宣。相豈大僚，竝俊咸乂。既試既庸，已遺宮邸。豈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啓祚孔安。額額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二居庸，巍二兩京。公

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世祖豈巡，裕皇在行。載輿載清，徒御不驚。維豈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滹。極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于一濟，豈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聞夜扣宮門。儀導咸若，豈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呼。禍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于幾。致安于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豈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爲鎮，錫已上公。食其封畝，桓圭袞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

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
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
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全集卷十三終

